

# 南都赋

南阳作家杂志

作品·品享

## 冰之炫

□周大新



走进哈尔滨太阳岛上的冰雕园里,望着满眼的冰雕艺术品,我忽然想到,人类和冰打交道的历史已是很久远了。

人类第一位祖先首次接触冰时的情景已无从知道。传说我们周姓最早的一位先祖第一次看见冰时曾大吃一惊,他站在平日取水解渴的水洼旁一脸愕然:水何以变成了如此坚硬的不能喝的东西?是不是因为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灵,从而使他降下了惩罚?我们那位先祖于是扑通一声在冰前跪下了双膝……

人类明白冰的真正来历并不容易,在一个挺长的时期里,人们只知道冰是在冬季必来的一个祸害,对其充满了畏惧之心。在我们豫西南乡间,至今仍有人在冬天将来时会在水桶和水桶上画上一个“火”字,以免它们遭到冰的毁坏。

离开蒙昧越来越远的人类渐渐知道了冰的用处。最初,是用它来化水解渴;后来,是用它来胀破一些平日很难弄破的东西;再后来,是用它来游戏。到我小的时候,这种游戏在乡村已经非常普及,我记得我们经常会在冬天折下屋檐下的冰挂,用作和小伙伴“打仗”的工具;在河塘的冰面上摔跤、翻跟头,尽情嬉戏;将冰块猛地塞进新娘的衣领里,看她惊叫着去怀里掏出那带了体香的晶莹的东西;把河里的冰块搬上斜坡,尔后坐上冰块快活地滑下坡去……

把冰拿来降温是人对冰的进一步利用。在没有空调和冰箱的过去,人们为了在夏天降温,想了许多法子来保存冬季的冰块。据说欧洲的不少皇宫里都有专门储存冰块的地方,把冰块放在很深的地下,延缓其融化的速度,以待夏天时拿出来为皇帝的住处降温。传说中国的唐代宫廷里已开始保存冰块,有一年夏天长安城里天气酷热难耐,杨贵妃热得汗流浹背,去见唐明皇时胸前和后背上的衣裳都已经湿透,唐明皇心疼爱妃,传旨把专供他用的冰拿来一块,可惜天太热,待冰块递到唐明皇手上时,已几乎化完,唐明皇就用掌中尚存

的一点点冰给爱妃的前胸后背擦来擦去,杨贵妃那一刻感动得流了泪,说:你让我凉到了心里!如果这传说是真的,想必后来在马嵬坡,贵妃娘娘会意识到这句话说得真不吉利。

用冰来给人治病是后来人的一项发明。拿冰来给人体局部降温,对发烧的病人施行冰敷,是今天的医生们还在用的办法。在乡间,没有麻药的时候,农人们还常把冰用作短时间的止疼剂。冬天,乡下的孩子手上碰破了皮疼得哭叫时,当妈的常会拿一小块冰按到伤口上,去止住孩子的哭声。

一代又一代的军人们在和冰打交道的过程中,慢慢明白了在军事行动中冰并非全是障碍,有时它也可以来帮助自己作战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当时的苏联红军对法西斯德军的一些进攻战役和战斗,就选择在江河结冰时进行,这样有利于部队克服江河障碍,苏军官兵可以迅速地出现在敌人面前,从而使敌人措手不及。

冰上芭蕾舞是人类在冰上嬉戏活动的进一步发展。普通的滑冰动作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快乐要求,于是伴着音乐带了芭蕾舞姿的冰上舞蹈出现了。光滑的冰面增加了舞蹈的难度却也增加了刺激程度和看客们的兴致,冰上芭蕾的出现,使冰和艺术进一步接近了。

是冰雕家们把冰完全变成了艺术品。冰雕艺术最早出现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我去考察,可我不敢说,年初在中国哈尔滨太阳岛上展出的冰雕作品,是世界最美的一批冰雕艺术品。总面积只有三十八平方公里的太阳岛,能在国内和国际上知名,固然与它有天然无饰的原野风光、浓郁的欧陆风情建筑、粗犷的北方民俗文化景点有关,可冰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华灯初上时分,当你走进岛上的冰雕园中,七彩的灯光会把美轮美奂的冰雕艺术品呈现在你的眼里:巍峨的宫殿,雄立的城堡,高耸的楼房,欲飞的凤凰,展翅的孔雀,戏水的鲤鱼,甩鼻的大象,舒袖的嫦娥,端坐的和尚,戏球的娃娃,教堂,玉栏,长梯,围墙,牌

楼,高塔……真是应有尽有,让人目不暇接,令人连声惊叹,使你疑似走进了一个神话世界,身子被艺术精灵的手托举着有些飘飘然,心被一种晶莹的艺术美所震撼。这些冰雕艺术品真应该永久保存下去,好让人们知道,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冰雕艺术已达到了怎样的水准。可惜的是,冰和太阳很早就成了仇敌,而且两者结下的冤仇已无法调解,冰即使已经被雕琢成了艺术品,太阳也不允许它长久存在,何况太阳岛原本就是太阳的领地,它绝不允许冰在这儿常年占据它的地盘。

冰在中国,其生命周期十分短暂,即使在寒冷的北方,它从生到死,也只是几个月的时间。可冰始终活得悠然,它遵从造物主的安排,决不为了延长生命去四处祈求;它也活得坚定坦然,一直维护着自己的贞洁,不愿为了什么利益去毁了自己的晶莹之身,偶被污物粘上,它也决不掖着藏着,就那样袒露着让路人去看;它还活得十分自在,很少去攀附什么,偶尔抱一下树靠一下草,也只是稍事歇息,很快就走开了。它对死亡悟得最透,临终时从不给后代留下遗产,走得干干净净,连个痕迹都不留。

人类对冰的态度是又爱又恨,爱它的晶莹无瑕,常用冰清玉洁来形容最好的女人;恨它的冷,总用心冷如冰来抱怨自己不满的人。其实,冰是人类的好朋友,它对人类要求得很少,除了偶尔给人类制造点麻烦开一点玩笑之外,它大多数时候都在给人类奉献。没有它,人类的生活将会少去很多乐趣,而且,很可能造成海平面升高和瘟疫流传。

站在太阳岛上的冰雕园里,我很想说一句:冰,尽管你的身子很凉,拥抱你会令我的身子哆嗦发抖,可我依然爱你! ⑦3

周大新,邓州人,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原主任,著名军旅作家,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评委,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。

金品·丝语

## 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

□高艳

火车还在行进,通往火车出口的通道上,急切的人与行囊已经开始向前拥挤。

火车将我带回起点,生活,又将回到原来的样子。

我知道,回到家,打开简单的背包,除了衣物,还有几片浓绿的千年菩提的叶子,几片玫红的花瓣,——它们来自兴城。除此,还有什么?

一定有,而且更重。

兴城,我更愿意叫它宁远城。宁远城,在渤海之滨,在我一千二百公里之外,此刻,火车带着我,正向它靠近。

“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/也不管它往哪儿开。”当米莱这样说的时候,不知她的心情是否和我一样。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,充满想象和期待,更多的是未知的陌生。火车承载的,无疑是远方,是暂时突围于现在的生活,或者几乎忘记。这样的自我放飞,是不是还可以发现另一个自己,成就一个全新的自己。

我们都是火车上的乘客,火车装不下太多发生和未发生的故事,完整的,琐碎的,消逝的,遗忘的。

看过电影《周渔的火车》,对周渔来说,火车,让她奔走于爱情,只因她有强烈的渴求,而她这样的爱因纯粹而太沉重,像周渔美丽易碎的瓷器。可是,那个人懂吗,内心的不对等,让人质疑周渔的爱情最后在哪里。当一段爱情的追逐不知所以时,好在,火车让她再次相遇另一场爱情。——周渔的执著,抑或周渔的火车永远在路上。就像电影结尾,火车在逼仄的山间沿着向前延伸的铁轨迅疾穿行,义无反顾。

想起四年前,我第一次把自己一个人交付给火车,任他把我带向一个陌生的城市。我选择这个城市,因为它有海。——那时,我还没有见过海。那一次的独自出行,是临时的决定,是隐秘的,无人知晓。但一个人在路上,终究有些孤单与不安。我知

道,前面那个陌生的地方,没有人等我。

那一次短短几天的逃离,不只是一次行为,更应该是一次心灵事件。

可是,谁的出行,不与内心有关。

我这样回想的时候,并没有和坐在身边同行的朋友说。我告诉他,我第一次坐火车,是1977年,妈妈带着八岁的我和妹妹,从东北小城出发去上海,爸爸正躺在那个陌生城市的病床上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,不知道火车将会给我一个怎样的远方,让我见到的是不是另一个爸爸,我还认得他吗。这样的忐忑是属于一个小女孩的,临行前,怀揣紧张,饭也吃不下,及至坐在火车上也是。任妹妹在车上跑来跑去,我一直向窗外看不断变换的景色,一直看,看到呕吐。

朋友笑,我不知道,他是在笑一个小女孩儿的脆弱和慌乱吗。

火车的庞大,它支配方向的力量,它带给我的不安,这是火车给我最初的印迹。

“汤汤时光,万般殷切,我们辜负着它,它也辜负着我们的期望”,四年前的我曾这样写那一次出行。那时的我,内心局促晦暗,但是现在,我想说,只要自己不辜负自己,终将离暗出明。

那么,以后,还会有多少次,火车帮我们完成对外面世界的眺望。

想起《周渔的火车》画外音:“只要坐火车,就意味着会有故事发生。”火车是往返,我们的生活,就是一个又一个故事开始、结束、开始……

宁远已近,我听见了涛声,海的对面便是菊花岛(觉华岛),它们打开自己,一览无余,正在等待我,和我同行的人抵达。 ⑦3

高艳 中国作协会员,现从事地方志工作。文字被选入多种选本,曾获冰心散文奖、孙犁散文奖等,出版散文集《隐秘芬芳》。

《南都赋》顾问团

二月河 周同宾 周大新 柳建伟 李庚辰 何弘 赵大河 亦农 李天岑 秦俊 王遂河 廖华歌 马本德

南都赋

赵超构名专栏 全国报纸副刊名专栏 中国城市党报名专栏

南阳作家杂志